

李文公集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5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李  
文  
公  
集  
卷  
十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明成化乙  
未刊本景印原書高  
營造尺六寸至七寸  
寬四寸至四寸二分



李文公集序

郃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為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屬余序於乎文章之有補於治道也尚矣為文無補於治道雖工何益然文不



本於仁義則於治道亦何補之  
哉孟子七篇惓惓於仁義之言  
故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者  
以其開口便說仁義也公嘗與  
其從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  
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  
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



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  
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  
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  
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  
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  
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  
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



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  
其凡所為文莫不本於仁義其  
曰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  
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者嗜  
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  
無所為也曰近代以來入仕者  
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



義博施之為本乎此皆直指仁  
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  
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  
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  
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  
而已矣曰行已莫如恭自責莫  
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



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  
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  
屏邪佞而不返改稅法不督錢  
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  
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  
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以通擁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



尤章章者也公之文本於仁義  
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  
之心之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  
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  
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  
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  
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



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  
之心之所固有者也公之心存  
乎仁義讀公之文者有以知之  
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  
心亦在於仁義矣孟子曰為人  
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則公之  
文也於治道豈小補之哉而郡  
守馮君欲公之文傳於天下後  
世也亦豈不為治道計哉公諱  
翱字習之官至山南東道節度



使檢校戶部尚書蓋嘗從昌黎  
韓先生游而為先生之所重者  
云

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王融何宜序



唐李文公集

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

二首元關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石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丹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皇甫湜書

荅朱載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倕書

答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引見待制官闕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奏狀

陵廟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歐陽參傳闕

高愍女碑

楊列嬪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僕射傳公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祭女足墓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行已箴

陸修檻銘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奇篇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枕御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補

二金

四

五木經

常氏月錄序

何首烏方錄

戲贈詩

目錄畢

開化圖書館  
Kaituma Library



李文卷第一

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已賦

并序

貞元九年朔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  
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  
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  
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朔有相知之道焉謂  
朔得古人之遺風期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朔以拂  
拭吹噓朔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遶



疾而歿，翔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父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肯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



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李辱於  
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  
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遠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  
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  
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  
久迍迍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然而不亂  
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  
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  
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



于世之誰知無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  
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遠趨一名之五稔兮尚  
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  
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  
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柏兮淪霜  
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  
衆譽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  
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起群情以獨去兮指  
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  
修兮無遠迹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



三二  
三  
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  
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晦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  
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  
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訊之進盡言而不信兮  
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



師商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之有殊兮守不  
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  
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  
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  
嘉莖豈不指穢而語之兮佯睜瞞而不肯聽歎釋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處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內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拔馨香之菑蘭兮樹蒿蔚以  
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三  
卷  
四  
心兮卷與此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  
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  
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  
悲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噓唏

一卷



李文卷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也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  
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  
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  
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  
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  
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  
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  
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  
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  
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

館  
24



夫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  
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  
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  
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

開

ka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  
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  
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  
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  
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  
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兩之所膏而得  
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獻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  
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  
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



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  
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  
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  
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  
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  
傳矣道之極于利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  
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  
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  
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  
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



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  
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  
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  
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  
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  
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  
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  
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  
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  
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  
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  
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  
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  
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



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  
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  
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  
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  
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  
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  
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彼以事辭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  
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期可以至於聖人  
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  
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  
不息必明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次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大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  
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皆欲好惡之所昏也非  
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  
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頰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  
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  
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  
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  
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性

22



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開

ka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  
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  
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  
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  
聖人之性將復為睿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  
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  
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  
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睿欲  
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



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  
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  
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  
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開  
ka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  
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  
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  
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  
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  
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  
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  
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  
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  
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  
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卷之第二



李文卷第三

文三首

平賦書

策進士問二首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文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  
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  
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  
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  
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  
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  
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  
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  
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欲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  
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  
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  
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  
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釐也  
二百有



四十步謂之畝

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則後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也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

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

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場異名也

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

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

四十畝為古之田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

六頃有二十畝也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

為古之田一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

之田一千十六萬二千頃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

古田一十六百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

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



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  
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  
其多少亦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相若矣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  
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通川大途之所更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  
亦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  
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  
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  
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途通川大途通川大途通川大途通川大途



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

畝

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四頃也

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

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  
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  
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  
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  
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途剛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  
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  
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  
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  
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  
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  
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餓歲并



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  
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  
與之勿微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於  
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  
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不入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  
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  
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



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隂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昂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



甲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  
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  
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百姓日蹙而散為商  
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  
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  
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  
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  
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  
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  
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誼盟耶於是深懷陰邪  
棄我之去而欺神靈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為羞備  
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  
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之耶必將伺  
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繫其丁  
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成策邪何邊境未  
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卷第三

開

化



李文卷第四

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遠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然而非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遠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翁者之言勝而君子之慮



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  
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  
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  
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  
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  
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  
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  
之羣而訥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  
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懼其害者蓋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叅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朝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  
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  
于魏晉宋之間而爛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  
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  
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為戎禮也無幾矣  
且揚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  
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  
合于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  
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揚氏之儀據於古



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壽國之

開



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  
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  
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  
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  
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  
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  
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鉄以形之斃良人男  
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  
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  
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

館

224



唯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  
聖人功據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  
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  
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  
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  
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  
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  
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  
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我也幸矣  
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

開

心



聞之曰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  
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壽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  
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  
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  
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墾田三  
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  
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  
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



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  
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恠者因謬云  
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翱與陳恒相  
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  
年十一月翱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  
准制祭名山大川翱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斲木  
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存  
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  
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鄉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况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



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  
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  
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  
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  
如火之蓄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  
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政忠殷  
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  
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



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  
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  
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  
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  
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  
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  
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  
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



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  
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  
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  
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  
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  
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撻于下下畏其刑而不  
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寵其妻或愛其  
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  
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  
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



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如已者言之則  
為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為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  
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  
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為善乎  
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  
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  
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為何有不思而肆  
其心之所為則雖聖人亦無可柰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瞶然不復其性感



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  
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毋求非不足乎力者  
也盡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意顏子短命故未到  
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  
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吾惡知其異於  
淵之自出者邪

卷第四

開

ka

化

風



李文卷第五

文七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雉雜志

題燕丹傳後  
邦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  
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  
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  
皆息人皆以為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



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  
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  
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  
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  
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曷  
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  
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  
人焉其容貌雖如驢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  
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  
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

開

ka



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鷂鷓鴣其肯鳳之邪是鳥也  
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  
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  
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  
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  
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  
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知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  
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



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截冠雄雞志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  
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翔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  
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管群望我而先来見粟  
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悉  
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  
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来如慕  
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  
而大鳴焉而延頸嗙嗙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  
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  
翔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脩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



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  
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  
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  
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  
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  
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惡  
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  
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  
彼衆雞雖賴其名旣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  
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翔旣聞之憫



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  
義而介者焉客難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  
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  
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  
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  
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  
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  
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



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轡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  
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選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  
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  
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莫  
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為解予聯以雜文罷黜  
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戒憤  
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莫拙  
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  
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  
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徃徃出音恠之士



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  
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邪其風  
侈麗奢直豪霸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  
勿我憂也

雜說 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  
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  
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絀繆也山崩川  
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  
行是天之文乖謬也天文乖謬無父覆乎上地文



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  
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  
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  
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  
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  
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



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  
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  
博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然而耳  
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  
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  
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  
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  
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  
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  
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



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  
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  
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魯而不忍為管仲  
也孟軻又不肯為魯西向使孟軻魯西生於斯世  
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  
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  
惡有知哉魯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  
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  
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魯  
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  
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  
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  
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恟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  
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麟傷于毒  
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  
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李文卷第五



李文卷第六

書四首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宋載言書

答韓侍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燕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



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  
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  
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  
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常簡州  
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  
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  
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  
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  
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互相毀  
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

開



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恹  
恹惶惶奔走耻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来賢士屈  
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  
求殮如父曠思通如見妖厲而不得親然若使之  
有位於朝或如兄脩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  
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  
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敢求殮  
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厲開眼而不觀視遷榮如  
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  
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

館

274



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  
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  
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  
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  
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  
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  
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  
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  
滂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  
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滂之賢章

開



然矣其官之知既甚矣其官之位日見于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洵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九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



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  
髀而歌焉某再拜

荅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踈索之說蓋是戲言  
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  
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  
惟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九人  
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  
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  
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賴



於童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况導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踈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恠者當為辭焉



荅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  
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  
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  
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  
月費官錢有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  
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  
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  
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  
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



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燼而泯又無聖  
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加以傳無窮而自  
光耀於後故或徃徃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  
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  
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  
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  
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二故學者悅而習焉  
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  
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  
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茲得於時  
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  
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  
以為能不減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  
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群



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為  
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  
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  
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  
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  
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  
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  
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



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  
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  
也幸無恠某再拜

荅朱載言書

一本作梁載言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  
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  
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  
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  
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



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荅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決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



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  
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  
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  
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  
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  
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  
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  
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  
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變  
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  
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  
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  
而詞句恠嚴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  
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  
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  
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  
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謨說殄行震驚萬朕



師詩曰苑彼柔條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  
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  
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  
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  
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  
周鶻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  
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  
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人之文學者之所師歸  
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又宜不能傳  
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



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  
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則論語言之  
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  
曰攸尔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  
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  
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  
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  
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



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  
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  
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  
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  
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



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  
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  
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常踐之與朝書亟叙足  
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  
犯李其頓者



卷六

四

李文卷第六

歲乙酉即武府通判舒

開化圖書館  
kuohua library



李文卷第七

書六首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慘書

荅侯高書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

館

Library

李文

卷七



多矣茲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  
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  
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  
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  
失何足遷自為去就也切惟閣下能容忍亦已甚  
矣昨日来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  
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  
能顯辨其事忍耻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  
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  
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

開

u a



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  
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  
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  
况道不行雖皋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  
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  
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  
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怨苟安  
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  
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身易斷也承

館

22



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恠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滿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

閣

Ua



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  
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  
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  
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  
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  
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  
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  
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  
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  
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



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  
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及不  
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

詞處士石洪明經出身十五年前宣歙來石軍判

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隋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

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膏

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翺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

若一此人先為一二聞人之所排詆聞宰相惑於



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可不達適足以厚  
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渤身遜而道光材長而  
罷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首以父在蕃中  
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  
魯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  
朗人物材能不後韓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  
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  
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采  
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  
叙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



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恠哉翱以  
為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  
叙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任  
重道遠非狗讒狼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翱之說  
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  
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拜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  
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  
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



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  
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  
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朝自厲文求舉有司不獲  
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  
說也竊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為後生之所  
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  
心雖有卓犖竒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  
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  
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  
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知其初三往



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  
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  
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  
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尔所知古君子於人之  
善惧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  
成之若翔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  
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  
拜

與陸修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



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徃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



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  
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  
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  
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  
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試一詳焉翺再  
拜

荅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  
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  
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



此之無變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声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



天下之人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  
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  
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  
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  
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  
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  
湏之尔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  
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  
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  
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賤夫子之道子  
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爾不脩道而求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  
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脩也是  
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  
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



獨顏回尔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  
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  
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  
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  
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  
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  
道則不尔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  
也非吾獨尔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  
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  
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尔天之生



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  
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  
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  
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  
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  
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  
心同辭皆知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  
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  
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  
無所傳云尔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李文卷第七

五

三

一

開化圖書館  
Kathwa Library



李文卷第八

書六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翔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  
攘夷狄足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  
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  
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  
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  
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  
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  
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  
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  
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  
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益齊滅之曷為不言  
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  
何賢尔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  
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士賢  
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  
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  
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莖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  
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  
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  
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



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  
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  
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  
有人焉隴西李觀竒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  
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  
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  
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  
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  
為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



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  
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觀  
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  
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齋腸亦苦強歌声無歡出門即有闕誰謂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竒才也  
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竒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



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  
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  
而容諛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  
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諛人之  
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  
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  
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  
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  
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加好德者次



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



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  
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  
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  
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  
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  
矣朝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  
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  
也朝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朝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



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為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為讎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為學者以抄集為科第之資曷嘗知不迂怒不貳過為興學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辨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



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  
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戢豪吏為務以  
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  
者無不誚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  
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  
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  
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  
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當州  
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翺不  
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將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翺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翱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為黔首于汴州翔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况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既除矣自茲日歟後汴宋穎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亳人



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為建州刺史人足  
食與衣且知廉耻礼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  
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  
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  
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翱則喜樂  
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  
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  
未嘗馱乎肥甘尔体未嘗煥乎綺紈尔目未嘗悅  
乎采色尔耳未嘗樂乎声音耳居處未嘗宿乎華屋  
尔出遊未嘗乘乎乘黃尔禄利未嘗入于家尔名



字未嘗得進于天王尔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  
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  
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  
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  
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  
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声也故天地  
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為昇平之符者時  
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  
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  
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拂乎道者時政有



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况其  
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  
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  
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  
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尔其為  
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  
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  
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翱雖不肖未嘗瞬  
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  
也亦惟少加意焉翱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為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特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翔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辭河南府板橋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馬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



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翱為戶  
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  
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尉黃卷為狀白於前尹  
判膳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譏盛詞相毀前尹拒之  
甚久而竟從其請翱以為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  
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  
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  
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翱對曰  
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  
尹因取黃卷檢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  
黃卷有條即為故事依榜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  
復故事焉自後翱為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  
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  
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  
塞耳不聽翱慮前尹廷改來者不知為誰終獲戾  
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  
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  
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  
感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



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尔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况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為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為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



未得其所或來為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  
於東廊下夏則為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為風雪之所  
飄洒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為待一司錄過厚而不  
為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  
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測門故也且閣下  
曹掾非為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  
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  
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  
則誰與閣下為水火酸醎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  
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



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  
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真無以越職  
出位言為罪幸甚其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知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  
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尔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  
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  
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  
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  
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惜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



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  
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  
力也雖盡用其十祗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  
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  
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  
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  
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  
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  
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



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克之者也吾何惧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翔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利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况乞得餘年退脩至道上



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此二疏尚平子而  
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  
少信之者皆為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  
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但以常  
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来兩  
施粗得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  
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况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  
方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  
兄弟為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



以脩所知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  
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  
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  
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美以舍人比  
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  
言乎

李文卷第八



李文卷第九

表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姦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關

論事疏表

臣翺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  
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  
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



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  
耻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  
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  
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  
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  
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  
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  
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  
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刘  
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



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  
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閏中夏麥甚盛陛下  
哀民之窮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  
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  
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  
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  
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  
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  
爽妻女於掖廷以在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  
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



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  
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非武  
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  
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  
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  
而不近改稅法不督犯御名錢而納布帛絕進獻  
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  
數引見待之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故用  
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  
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以



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覩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



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  
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丹復太平大  
畧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  
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堊景皇地湧醴泉鳳凰鳴  
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  
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  
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慙愚而盡忠焉無  
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  
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  
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  
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  
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  
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  
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  
息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  
類邪臣嫉而讒之必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  
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類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



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為  
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後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  
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  
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  
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  
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  
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  
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  
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  
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懷遠慮務於利已  
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  
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  
好利則獻蓄聚歛剝之計主好声色則開妖艷鄭  
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  
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  
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  
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  
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



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  
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  
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  
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  
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  
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  
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  
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  
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  
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



不近則視聽聰明

䟽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况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



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  
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  
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  
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  
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  
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况有三年之蓄乎百姓  
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  
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  
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  
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



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  
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  
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  
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  
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  
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倍於  
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  
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



九卷之三  
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  
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  
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  
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  
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  
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  
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  
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  
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  
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  
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  
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  
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  
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  
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  
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  
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繁而父  
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嬾不能相養而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番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来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番戎如犬羊也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



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  
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藏書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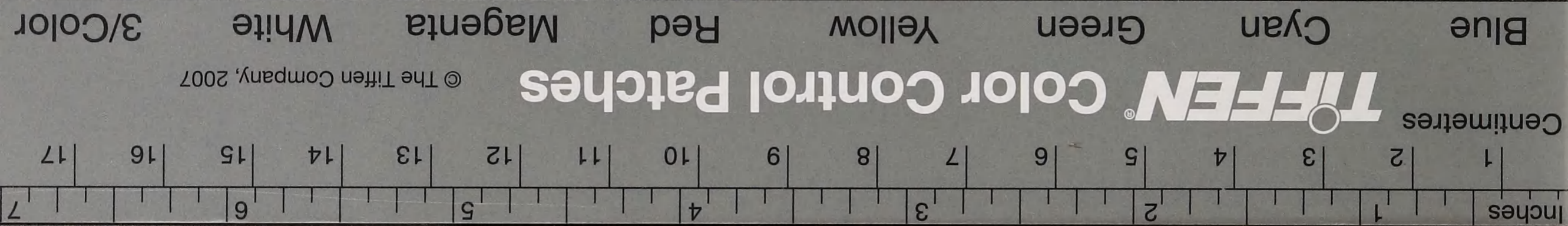
Wakhu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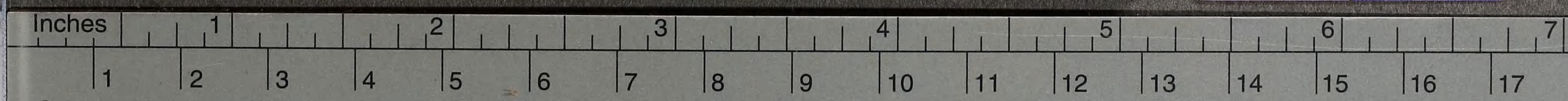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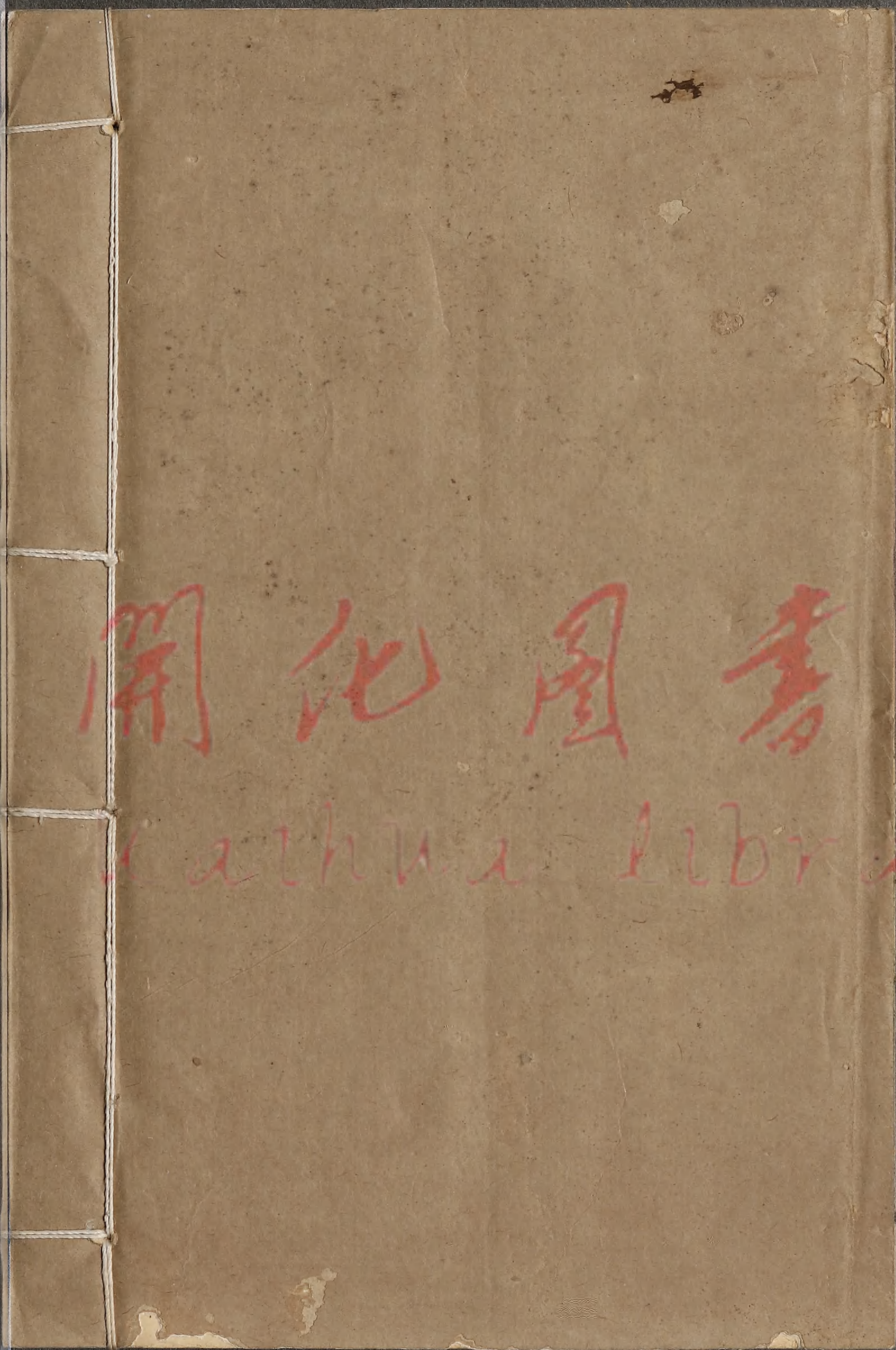


李文公集

開元圖書館  
Kashima Library

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